

# 皇甫謐研究

曹文柱

皇甫謐是魏晋时期一位很有建树的学者。他不仅在史学方面成就突出，而且对于文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学科也有颇深的造诣。然而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皇甫謐都相当的不幸。在世时，他除了忍受家境窘困、恶疾缠身的折磨外，还要抗拒统治者的威逼与迫害。去世后，卷帙繁富的著作陆续散佚，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已为后人所鲜知。更为荒唐的是，一生坦荡正直的皇甫謐竟被人加上编造《伪古文尚书》的恶名。因而，尽量地搜集整理有关皇甫謐生平及著述的资料，对于他的人格与风格，史学与史观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就显得非常必要。

## 一

皇甫謐，字士安，幼时又名静，自号玄晏先生。晋雍州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灵台县）<sup>①</sup>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终年六十八岁。

安定皇甫氏原是汉魏时期的名门大族。皇甫謐的祖上累世有人在汉廷为官。四世祖皇甫规曾以中郎将之职，持节监关西兵，为方面重臣，并以功封寿成亭侯。曾祖皇甫嵩任职任太尉，得封槐里侯。但是到了皇甫謐父祖一辈已无人入仕，家道衰败，以务农为生。

皇甫謐从小过继给叔父，并随之徙居新安（今河南灵宝县）。青少年时期的皇甫謐

性格憨直，游荡贪玩。二十多岁了，还不知读书，被人讥为“痴”。后来他所以发生转变，全靠叔母苦心教育的结果。在《玄晏春秋》中，皇甫謐深有感情地记下了这段经历：

予长七尺四寸，未通史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楯，执杖为矛，分阵相刺，有若习兵。母数谴予。予出得瓜果归以进母。母投诸地，曰：“《孝经》称曰：用三牲之善，犹为不孝。何孝者？莫大于欣亲。今尔年近乎三十，志不孝教，心不入道，曾无怵惕，少慰我心。修身笃学，尔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予流涕。予心少感，逐伏史书。<sup>②</sup>

皇甫謐下决心改掉游惰的恶习，于是“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sup>③</sup>。当时，家境贫寒，他只能半耕半读，“躬自稼穡，带经而农”<sup>④</sup>。后来养家糊口的重担，“昼则务农，夜则疲寐。及二时之务，书卷生尘，篋不解絨”<sup>⑤</sup>，半耕半读的情况已不能维持。皇甫謐异常珍惜时间，谢绝一切迎来送往，利用农闲的时间废寝忘食地苦读。他曾回忆说：“唯季冬裁得一句学，或兼夜寐，或戏独否，或对食忘餐，或不觉日夕，居家游出之事，吉凶略绝。富阳男数以全生之道诲，子方知好色，号予为书帙。”<sup>⑥</sup>为此，他得到一个“书淫”的绰号。对于别人要他爱惜身体的劝告，皇甫謐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经过多年的努力，他

“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成为一个“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的杰出学者。就是以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sup>⑦</sup>。大量的著述全靠奋发忘我的精神一点一滴汇集而成。

过度的劳累严重地损坏了他的健康，不到四十岁的时候，皇甫谧病倒了。最初，他无法承受病魔突然降至的重压。皇甫谧在服用寒食散治疗时，因“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sup>⑧</sup>不久，叔父之子长大成人，而与他感情最笃的叔母又生病去世。他遂还本宗，迁回朝那。这时，皇甫谧的病势转重。据他自己讲，“甘露（256—260年）中，吾病风加苦聾百日”<sup>⑨</sup>，以后“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sup>⑩</sup>皇甫谧的余生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度过的。不过这时他已摆脱掉轻生之念，并开始奋力地同疾病搏斗。他除继续致力于史学、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外，又开始学习医道。皇甫谧认为，学医不仅能帮助自己摆脱疾病的折磨，还能为更多的人解除痛苦。他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sup>⑪</sup>皇甫谧克服了难以想见的困难，“习览经方，遂臻至妙”<sup>⑫</sup>，成为当世名医。在对前世医学著作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他编纂成功《针灸甲乙经》和《依诸方撰》等医学名著，为祖国的医学宝库增加了灿烂的珠玑。

曹魏末年，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权。在这个凶残野蛮、贪婪虚伪的政治集团统治之下，吏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异常痛苦。皇甫谧虽是大族之后，但由于家世早已没落，长期生活在下层社会，在思想情趣上已同统治者格格不

入，特别是对倒行逆施的司马氏集团，更充满了厌恶。还是在身体健康之时，他曾撰写过《玄守论》表明志向，拒绝别人要他修名广交的建议。皇甫谧认为：“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以后的行动证明，皇甫谧切实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他曾对魏郡太守召为上计掾、举孝廉的邀聘，置之不理。景元年间（260—264年），控制朝政的司马昭为笼络人心，亲自征辟皇甫谧等三十七位名士为官。被聘的三十六人欣然前往，受到拜官赐爵的封赏。只有皇甫谧托病不出，并著《释劝论》再次言志。他对当权者加给的“迁主”、“骇众”等罪名愤起反驳。他指出，统治者既然有召辟人们的权力，那么被辟者也应当享受拒聘的自由。“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皇甫谧鄙视那些“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的狐媚之士，认为“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司马炎禅代后，对他仍不放松，“频下诏敦逼不已”。于是，皇甫谧作《草莽臣疏》，强烈要求皇帝停止对他生活的干扰：“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sup>⑬</sup>

皇甫谧始终对统治者有清醒的头脑，不愿给他们作涂脂抹粉的工具。他一面拒绝司马炎纷至沓来的加封和委任，一面一有机会就对统治者的欺骗和虚伪进行揭露。皇甫谧听到司马炎宣布取消对命士的“礼币”后立即抨击说，如果当权者真是思贤若渴，则“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他因此结论说：“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sup>⑭</sup>

皇甫谧视功名利禄轻若鸿毛，从不以身份地位的高下而改易待人的态度。从姑子梁

柳出任城阳太守，人们劝皇甫谧为他饯行。皇甫谧回答说：“柳为布衣时过吾，吾迎送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

⑮

皇甫谧认为，任何人都不免一死，“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这是“天地之定制”。所以他主张人们应正确对待死亡，不能为办丧事而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临终前，他特写《笃终》篇力倡薄葬。他说：“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槨，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殓哈之物，一皆绝之。”只要“幅巾故衣，以透隙裹尸，麻约二头”，选个不毛之地，挖坑埋掉即可，并嘱咐要仿照古制“不封不树”。⑯这种爱惜社会财富，对生死问题持达观态度的精神，应该受到肯定。

## 二

皇甫谧是魏晋时期最勤奋的学者。清人李巨来曾讲：“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⑰据《晋书·皇甫谧传》记载：“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晋书》对皇甫谧的著述只是略作勾稽，远非全豹。唐人撰《隋书·经籍志》胪列皇甫谧著述十二种，除诗赋诔颂论难类已收入《晋征士皇甫谧集》外，《鬼谷子注》和《黄帝甲乙经》、《皇甫士安依诸方撰》、《论寒食散方》等皆为《晋书》失载。而在《太平寰宇记》的引文中，我们又见到了《郡国志》这部书名，真不知皇甫谧的著作实际该是多少种！

下面，仅就所知书目，依性质分为史籍、注解、文集、医书四类，每类均按卷帙规模、版本流传，内容及影响稍加爬梳。

甲、史籍类：

（一）《帝王世纪》。历代对《帝王世纪》卷帙记载不一。《隋志》载：“《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两唐书志仍作十卷。而《宋书·艺文志》云：“皇甫谧《帝王世纪》九卷。说明是书其时已残。南宋人王应麟作《玉海》时称：“《帝王世纪》并《年历》，合十二篇。”大约是后人对残本的一次加工。

《帝王世纪》原书，今已不存。清人钱熙祚推测其书散失当在宋元之际：“皇甫谧《帝王世纪》，南宋人犹及见之。至宋末始亡，元明人所称述，皆即诸书中展转援引，非尚见全书也。”⑱元末明初，陶宗仪第一个为《帝王世纪》辑佚。陶本收在《说郛》（清顺治丁亥年本）中，仅十三条。以后王谟、张澎、藏质、宋翔凤、顾观光、钱保塘、王仁俊等人继续陶宗仪的工作。其中以收在《指海》中的顾观光辑本收罗繁富，最为出色，共得三百四十六条。今人徐宗元在前人的基础上，搜集补正，精加校勘，并仿《隋志》之数，编次为十卷，题为《帝王世纪辑存》。徐本虽未溢出顾本范围，但条理清晰，出处明确，使用起来比较便当。

皇甫谧著《帝王世纪》的目的，后人多认为是“补司马迁之缺漏”⑲，所以《隋志》、《唐志》将其归入杂史类。但也有人说是为不满意《汉纪》的残缺而作，⑳故《宋志》列其到编年类。吕思勉先生判定《帝王世纪》属东吴史家韦曜的《洞记》之类，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甚至著传记于竹帛，为使它们不致湮灭。㉑吕先生的意见比较全面，《帝王世纪》应属具有补缺正闻性质的编年史。

《帝王世纪》在两晋南北朝最为通行。吕先生说：“观义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㉒所以当时就有为书作音注、义注者。《隋志》载虞绰曾撰《帝王世纪音》四卷。至于《帝王世纪注》一书则是

北魏宗室元延明所撰。<sup>②③</sup>此后，仿作、续作者也大有人在。来奥之《帝王本纪》十卷，杨暉之《华夷帝王世纪》三十卷，何茂才之《续帝王世纪》十卷皆为其中卓著者。《帝王世纪》所提供的丰富史料为后人注古史创造了便利条件。《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后汉书》李贤注、《续汉志》刘昭注、《三国志》裴注都广泛吸收利用了皇甫谧的学术成果。

(二)《年历》。《旧唐书·经籍志》：“皇甫谧《年历》六卷。”到宋代。《年历》已同《帝王世纪》合书，不知面貌发生何种变化。它的散佚大约与《帝王世纪》同时，清人马国翰从《太平御览》、《开元占经》诸书中辑得佚文二十条，录成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目补·杂编杂史类》中。

《年历》的主要内容是讲历法的，大约为配合《帝王世纪》而作，后人把两书合编即与此有关。清人张彥云：“（皇甫谧）精于历法，如刘子骏，故作年代历，与此书（《帝王世纪》）相附以行”<sup>②④</sup>。

(三)《高士传》和《逸士传》。清人吴士鉴在《晋书翻注》卷51中综述两书流行情况云：“《隋志》：皇甫谧《高士传》六卷。《宋志》作十卷，今存本三卷。《隋、唐志》：皇甫谧《逸士传》一卷。《三国志》注，《文选》注并引之。《御览》四百九十六引作皇甫谧《达士传》。”又云：“孙志祖《读书胜录》曰：《续博物志》云，皇甫谧《高士传》亦七十二人，而《直斋书录解題》则云，《高士传》十卷，自被衣至管宁八十七人，是宋本已不同矣。今本《高士传》止三卷，自被衣至焦先九十一人，卷数少而人数多。盖亦出于后人之增损也。”《四库全书提要》也持此论，认为“后人杂取稍摭他书附益之耳”。但钱熙祚以为，“宋人所见固已参差不齐。古书流传日久往

往如此，未可执李氏（《续博物志》）一家之说，以绳此书也。”<sup>②⑤</sup>

今本《高士传》分别为《说郛》、《增订汉魏丛书》（清乾隆辛亥王氏本）、《广汉魏丛书》（清嘉庆本）、《古今逸史》、《指海》、《秘书》等丛书收入。

《逸士传》无辑本。从《御览》存文来看。逸士、高士并无明显区别，《御览》将《高士传》直接收入逸士部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四)《列女传》。《晋书翻注》云：“《隋·唐志》：《列女传》六卷。《类聚》十五、《初学记》二十、《御览》四百八十二并引作《列女后传》。《魏志》《庞涓传》注、《曹爽传》注并引作《列女传》。”

《列女传》早已亡佚。《说郛》录辑本一卷，但相当粗糙，仅收十一传，象十分易见的《卫义姬传》、《任延寿妻传》、《京师节女传》和《夏侯令女传》、《庞娥亲传》皆被遗漏。

(五)《郡国志》。他书均不载，唯见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征引一条。其书卷一百五十三《沙州·寿昌县》条：“白龙堆。按皇甫谧《郡国志》云：燉煌正西，关外有白龙堆。”

这大约是一本讲沿革地理类的书，与晋代阚骃所作《十三州志》属于同类。

乙：注解类：

《鬼谷子》注。《隋志》从横类：“《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内容多述纵横捭阖、阴阳养志之术。传为战国时人作品，然刘向、班固录书皆无，《隋志》始出，故柳宗元疑后人伪托。惜今本系陶弘景所注，皇甫谧注本已荡然无迹。

丙、文集类：

(一)《晋征士皇甫谧集》。《隋志》别集类载集文二卷，录一卷。

皇甫谧的诗文论难，今日唯见收在《晋

书》本传中的《玄守论》、《释劝论》、《草莽臣疏》、《笃终》四篇；《艺文类聚》卷三十七《答辛旷书》的一个残篇。此外还存《礼乐论》、《圣真论》的篇目。恐不逮原集之十一。

(二)《玄晏春秋》。《隋志》载是书为三卷，《唐志》作二卷。《宋志》则失载，大约其时已不能成书。《说郛》卷五十九录有四条佚文，另外张澎也有辑本。《玄晏春秋》专记皇甫谧个人及家庭生活。内容虽有贪常嗜琐之失，然别具情趣，对于研究皇甫谧生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丁、医书类：

(一)《黄帝针灸甲乙经》。在皇甫谧的著述中，它是保存最完好的一部书。

《隋志》载原书十卷，音一卷。到梁时则被析为十二卷。《隋志》未标明作者，但两《唐书》皆指明为皇甫谧所撰。

其书又名《黄帝三部针灸经》，因主要取材于《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而得名。皇甫谧为使书的体系清晰，以适应学习和临床的需要，“乃撰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sup>②</sup>，进行了艰苦的再创作工作。

由于此书是医学名著，实用价值大，故历代都有人转抄。印刷术发明后，又多次被人翻刻。但元以前的刻本，已佚。现存的正统本、嘉靖本和医统正脉本皆为明刻本。后人翻刻主要依据医统正脉本，前两种或残，或不易见，则不太通行。近年来，山东医学院组织人力对其书进行校释，著成《针灸甲乙经校释》上下两书，成为目前所见最佳本。

全书共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分为医学、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两个部分。内容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疗。书中还讨论了针灸的操作手法、禁忌和各种注意事项。此书对后世影

响极大，隋唐时期被列为太医院学习、考核的教材，后代许多针灸专著也大多参考此书修撰而成。

书中对自然和人体的见解也是我们研究皇甫谧自然观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依诸方撰》和《论寒食散方》。《隋志》医方类：“皇甫士安《依诸方撰》一卷。”又云：“皇甫谧、曹翕《论寒食散方》二卷，亡。”前书《唐志》已不载，大约到唐末也亡佚了。后一书并非皇甫氏、曹氏合撰，据《三国志·东平王徽传》注裴松之案云：“泰始二年（曹翕）遣世子琨奉表来朝。……翕撰《解寒食散方》与皇甫谧所撰并行于世。”

南北朝之世，皇甫谧所著医方影响甚大。《颜氏家训·杂艺篇》云：“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皇甫谧、殷仲堪则其人也。”

### 三

由于皇甫谧的大部分史著和文论早已散失，而今人所能见到的辑本又是些残编断简，与原书相距甚远。所以我们不易把握他的史学成就及其思想的真实面貌，这里所进行的概括只能是个大致的轮廓。

仅就辑存而论，皇甫谧的史学成就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开创性地编辑整理了历代人口、土地数目的系统资料，并对其升降原因进行了探讨。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土地和人口则为构成当时农业生产力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历代统治者从扩大赋役的需要出发，都十分重视对土地、人口的调查和管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经常把这一内容作为他们论辩的主题。但是，在皇甫谧以前没有一个人把这两类分散

的、片断的记载，贯通古今地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是皇甫谧首先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他在《帝王世纪》一书中，第一次按照时代顺序对夏禹至三国时期的垦田和人口数字进行了整理。

他的具体方法是：（1）先将各个时期全国领土面积进行估算。（2）依照土地和人口两个门类分别进行统计。在土地类中，细分出田亩总额、定垦数额、不垦数额三个项目。在人口类中，又条理为户数和口数两项。（3）有明确记载的，尽量将具体数字保留到个位；缺少记载的，则辅以其他史料进行推算。实在无法推断的，则空缺不作。

尽管皇甫谧的这一工作十分粗略，特别是秦汉以前的数据可靠性更差一些。但是瑕不掩瑜，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完备的土地、人口数目统计表。这一个工作的历史价值在于，它使后人考察从夏禹到三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总结和研究二千年间我国人口、土地发展变迁规律有了可据的资料。以后杜佑作《通典》、郑樵写《通志》、马端临著《文献通考》都直接吸收利用了皇甫谧的研究成果。萧梁史家为司马彪的《续汉书》作注时更将它全文照录，以作为该书《郡国志》的重要补充。就是今人梁方仲教授作《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也反复征引皇甫谧所提供的数据。

尤为可贵的是，皇甫谧还对历代土地人口数目升降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战乱和暴政是造成某一时期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的重要原因，而这又和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他以夏商周为例，论证凡是统治者能够注意“男耕女织，不夺其时”和维持“天下无事”的时候，就会出现人口繁衍、垦田增加的盛世。相反，如果“民罹毒政”、“诸侯相兼”，又使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他批评秦的暴政，致使“十

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汉统治者接受亡秦之鉴，“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众大增。”以后重蹈覆辙，又造成“百姓虚耗，十有二存”。汉魏之际，“豪杰并争”，“割剥庶民三十余年”，“终使三帝鼎，不踰（汉之）二郡”<sup>②7</sup>，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局面。当然，皇甫谧对此所作的结论相当肤浅，并未接触到事物的本质。但他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对于后人继续考察和思索这一问题，仍颇具启发意义。皇甫谧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第二，给一向不受史家重视的逸士、高士和妇女专书立传，力图为他（她）们争得历史上的一席之地。皇甫谧的这一努力，扩大了史学描述的范围，给后人提供了更为广阔斑斓的古代社会的生活画卷，并为后世史家编撰此类专传开创了先声。

皇甫谧为高士、逸士立传，是因为这些人和他自己不屑为官、拒绝应辟的思想是相通的。皇甫谧熟悉他们的理想、志趣和情操，对统治者的迫害和世俗的误解感到不平。他企图以立传的方式，介绍他们（同时也包括皇甫谧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把他们的品德和行为公告于世人，并通过史实的叙述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皇甫谧选择作传的对象都是一些品德高尚坚贞守节的人。他写披裘公的不拾遗金，江上丈人的救人危难而辞绝酬谢，列御寇的饥不受粟；又写了老莱子、陆通、黔娄先生等人的不为名利金钱所动。皇甫谧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歌颂他们，刻画他们，把他们一个个描绘得栩栩如生，真挚感人。他们的性格各异，经历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皇甫谧在《王倪传》中引庄子的话概括的“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恒而不能寒，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的精神。

皇甫谧还经常借高士、逸士之口揭露统治者的罪恶，甚至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皇

帝。在《鲁二征士传》中，他写道：“（汉）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孙通白征鲁诸儒三十余人，欲定汉仪礼。二士独不肯行，骂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而欲礼乐乎！”在《成公传》中，他揶揄的笔调记述了隐士成公同皇帝的一段对话：“（汉）成帝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在死亡的威胁和荣利的诱惑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气概，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皇甫谧推崇隐居不仕的生活，却不主张一味的消极避世，乃至对国家危难、人民疾苦也麻木不仁。他笔下的高士、逸士大多是不满当时政治，不甘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仁人智士。所以只要统治者尚存一点为国为民的良知，他们也不愿无动于衷。如王斗、盖公就曾向当政贡献过安邦治国大计，任棠对亲顾茅舍的太守一面“不与言”，一面又“以蕪一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用暗语的方式向太守提出建议：“一盂水，欲谕太守清也；拔一本蕪者，欲谕太守击强宗也；抱孙儿当户者，欲谕太守开门卹幼也。”<sup>②8</sup>活画出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

皇甫谧为逸士、高士立传的本来用意，被后来的效颦者所歪曲。某些续作的《逸士传》、《高士传》，特别是正史中的这部分内容，大多鱼龙混杂。一些自鸣清高，甚至沽名钓誉之徒被网罗进来，使这类史传越来越暗淡失色。

为妇女作传不是皇甫谧的首创。但从西汉末年刘向作《列女传》后的二百年间，出于对妇女的歧视，乐于问津此事的史家并不多。皇甫谧除继续刘向这一工作外，还有所突破。他抛弃刘向把伦理道德作为载述妇女事迹的原则，着力描述的对象是有智慧、有

抱负、有胆气的杰出女性。他歌颂了教子有方的孟母和忠于爱情的杞梁之妻；赞扬了对家财持淡泊态度的女归和忧国忧民的鲁漆室之女。在《江乙母传》中，皇甫谧写了一位有胆有识的母亲：

楚江乙母者。当恭王之时，乙为大夫。有入王宫盗者，令尹以罪乙，请于王而黜之。处无几，其母亡布八寻，言令尹盗之。王曰：令尹职上，寇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为郢大夫，入盗王宫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独何不以是为过也？王曰：善。令吏偿母之布，因赐金十镒。母让金而曰：妾岂贪货而干哉？怨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sup>②9</sup>

在《庞娥亲传》中，皇甫谧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一个弱女子手刃杀父之仇的故事。通过惊心动魄场面的描述，皇甫谧传递了自己的爱与憎。

除《列女传》外，皇甫谧在《高士传》中还附记了老莱子妻、陆通妻、黔娄先生妻和陈仲子妻等几位有性格妇女的言行。其中以老莱子妻最为出色，她揭露统治者以利禄诱人就范的话，十分深刻、尖锐：“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拟人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sup>③0</sup>具有这样清醒的政治头脑，在男人中也是少见的。

第三，广辑博采，周详考证，保存了许多被其他史书所删削或疏漏的史料及传说，从而为后人研究古史特别是先秦时代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司马迁作《史记》时，认为当时流传的上古史事“其文不雅驯”<sup>③1</sup>，不足为信。故述史以黄帝为首，对黄帝以前的材料皆略而不书。皇甫谧著《帝王世纪》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作为历史的开端<sup>③2</sup>，有关三皇五帝的记述也与《史记》有异<sup>③3</sup>。皇甫谧补述了

伏羲、神农在古代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的一些贡献。如果将这类材料中掺杂的某些迷信成分剔除，它大致反映了氏族社会时期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进步过程。由于皇甫谧引述的很多材料或是其他史书所阙，或与其他典籍歧义，所以这种补史工作更显得有特殊意义。

另外，皇甫谧还对传说时代许多重要部族的栖居、活动区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伏羲都陈，神农亦都陈，又营曲阜，黄帝都涿鹿，或曰都有熊，少昊都穷桑，颛顼都高阳，帝嚳都亳，一曰都高辛，尧始封于唐，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舜都蒲阪，禹本封于夏，为夏伯，及舜禅都安邑。”<sup>③④</sup>然后他又对这些地区逐一考订。例如说“陈”：“在《禹贡》豫州之域。西望外方，东及明绪。于周，陈胡公所封。故《春秋传》曰：陈，太昊之墟也。于汉，属淮阳，今陈国是也。”又说“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涿鹿在彭城南。然则上谷本名彭城。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黄帝祠，皆黄帝战蚩尤之处也。”<sup>③⑤</sup>等等。除了这类纵深、宏观的考证外，皇甫谧还从横的方面细微地勾勒了各部族迁徙流动的轨迹和相互间的交插。这些材料都成为我们考察中华各部族生息、繁衍、迁徙以及相互斗争、融合历史的重要凭借。

必须指出，皇甫谧的广搜博采，也存在着以多为胜的毛病，尤其是迷信讖纬，更使他的书臃杂烦芜、良莠兼收。刘知几批评说：“玄晏《帝王记》多采六经图讖。引书之误，其萌始于此。”<sup>③⑥</sup>《史通》的话不一定全对，但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需要进行一下甄别，不要盲目地以为都是信史。

#### 四

皇甫谧的自然观和社会史观之间存在着矛盾。

作为一个医道精深的针灸学家，皇甫谧从《素问》、《灵枢》等古代医学名著中汲取了大量自然科学的营养。因此，他对于某些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的解释大致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范畴。例如他认为“气”是“万物之根”、“万物之终始”，就连天地本身也是由气构成的。“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sup>③⑦</sup>他还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精神必须依赖于人的形体，“人生有五脏代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sup>③⑧</sup>他分析人们产生各种梦境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某些器官的疾病或不适应造成的。皇甫谧把十五种梦境分别同一些病灶联系起来：病在胃，“则梦饮食”；在胆，“则梦斗讼自割”；在阴器，“则梦接内”；在项，“则梦斩首”；在股肱，“则梦礼节拜跪”；在胞髓，“则梦溲便利”等。<sup>③⑨</sup>在《笃终》篇中，他告诫子孙办丧事，“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座，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皇甫谧的这些还原于天地的自然属性和摆正人的神形关系的观点，应予肯定。

但是，皇甫谧没有把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贯彻到史著中去。相反，作为一个详熟图讖纬书的古文经学家，在叙述历史时，他陷入到天人感应之类的神学迷惑之中，不能自拔。皇甫谧把许多帝王与神灵攀上亲戚：黄帝的母亲附宝是在“大电光绕北斗星”后受孕的，少昊的母亲女节则在“大雨如虹”中“梦接意感，生少昊”的，尧母庆都“有赤龙感已而孕怀尧。”至于神农、颛顼、高辛、舜、禹等无一不是神灵的儿



子，就连刘邦也与神灵有血缘关系。皇甫谧还宣传，一个朝代的兴亡在“天之历数”。上天对于人事，总要事先通过祥瑞和灾异给以暗示。如黄帝时“有景星出见，形如半月。麒麟凤凰，皆游苑囿。洛龟负书而出，河龙衔图而至。”④尧“梦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⑤，“汤得天下，有神麋白狼衔钩入殿朝”⑥，“周时有天火降于王屋，流于赤乌，为周瑞也。”⑦而商纣亡国前，“天下大风雨，飘牛马，坏树屋，天火烧其宫，两日并，或鬼哭，或山鸣。纣不惧，愈慢神”⑧，终于导致国破家亡。充斥在《帝王世纪》中的这类迷信胡说，严重地损害了它的思想性，大大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

不过，在鼓吹天命观的同时，他有时也强调人的作用，认为英雄可以创造历史。他在论汉高祖取天下时说：

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借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勒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政，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是以圣君帝王之位，无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难及矣。⑨虽然，这种观点仍同真理有一段距离，但是总比迷信天命要前进了一步。

皇甫谧在认识论上的自我矛盾，反映了图讖纬书对他的毒害和困扰。

## 五

在流传至今的上古文献中，可以说《尚书》的命运最为乖舛。自经孔子之手成书后，它始燔于始皇之祸，继而汉世又衍出今文、古文两种残本。东晋时期，忽然冒出一个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本子，逐渐取代传世的两种《尚书》，成为唯一通行的定本，保存至今。但是经过后世学者的考辨，发现其中混杂着许多伪书。于是，人们把这一部分

内容叫作《伪古今尚书》，并进而推断它为皇甫谧所造。此论始肇于明人梅鹗，清代李巨来等人拾其余唾，以后似成定论。虽不断有人为皇甫谧洗冤，然时至今日，踵其说者仍不乏其人。

梅鹗之论，其文具见所著《尚书考异》。原文过长，此不侈录。现择其要点，概述如下：（一）《帝王世纪》语多与伪书相合。皇甫谧造伪书“其用心将以羽翼是书，而使之可以传远，则其情况不可掩矣。”（二）上溯梅赜的师承，中间牵连皇甫谧之外弟梁柳，皇甫谧“假手于柳以传，而非异人。”

梅论貌似有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

首先是论据有偏差。梅鹗持论主要基于《尚书正义》的一段引文：

《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⑩然这段引文，不见于今本《晋书》。《正义》始颁行于唐高宗永徽四年，此时御撰《晋书》已出。《正义》不书他人《晋书》，而御撰又无此语，实在不好解释。连李巨来也不得不承认：“按《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也有七家，御制书出，余必称名。《正义》所引未称某人《晋书》，必御制《晋书》矣。且御制《晋书》成于贞观，而《唐书·儒学传》谓《尚书正义》于志宁等校正，始布天下，则《正义》自当引御制《晋书》，不当他引也。”⑪梅鹗以子虚乌有之文锻炼皇甫谧，岂非厚诬！

其次是梅论颠倒了本末关系。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对《尚书》虽多有引述，然其所引与伪古文并不一致。清人朱彝尊的

《尚书古文辨》曾对此进行过比较研究：

《孔传》谓：“尧年十六即位，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尧崩二十八载，尧死寿一百一十七岁。”而《世纪》则云：“尧年百一十八岁。”

《孔传》谓：“舜三十始见试用，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遐，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寿一百十二岁。”而《世纪》则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民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孔传》释“文命”谓：“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纪》则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传》释“伯禹”谓：“禹代鲧为崇伯。”而《世纪》则云：“尧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孔传》释：“吕侯”为“天子司寇”。而《世纪》则云：“吕侯为相”。所述多不相符，窃疑谧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

清人崔述之论可谓一语破的：

谧所著虽多荒谬，然或采摘太杂，及附会以己意，则有之矣。若公然撰伪经以欺世，则谧尚未至是。且谧所著《帝王世纪》，汤之后有外丙、仲壬两代，与《孟子》、《史记》合，而伪传释《伊训篇》云：“汤崩，踰月太甲即位。”与谧说正相反，其非谧所著明甚。梅氏但因伪书、伪传多采《世纪》之文，遂猜度之以为谧作，误矣！<sup>④⑥</sup>另外，我们从皇甫谧的生平事迹来看，

也很难想象这样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之人，会制造出一场旷古的欺世骗局来。

#### 附注：

- ① 一说在甘肃平凉西北。
- ②⑤⑥ 《说郛》卷59《玄晏春秋》
- ③④⑦⑧⑩⑬⑭⑯⑰ 《晋书·皇甫谧传》
- ⑧⑩⑱ 《针灸甲乙经·自序》
- ⑫ 《新校正皇帝针灸甲乙经序》
- ⑰⑱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后》
- ⑲ 钱熙祚：《顾氏帝王世纪辑本序》
- ⑳㉑ 张澎：《帝王世纪辑本序》
- ㉒ 王应麟：《玉海·书目》
- ㉓㉔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
- ㉕ 《北史·安丰王猛附子延明传》
- ㉖ 《指海》，第十五集，钱熙祚《高士传跋》
- ㉗ 参见《续汉书·郡国志》注引
- ㉘ 以上引文皆出自《指海》，第十五集，《高士传》
- ㉙ 《说郛》卷58，《列女传》
- ㉚ 《指海》，第十五集，《高士传》
- ㉛ 《史记·五帝本纪》
- ㉜ 《北堂书钞》卷158引
- ㉝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 ㉞ 《初学记》卷24引
- ㉟ 《太平御览》卷155引
- ㊱ 《史通·采撰》
- ㊲⑳㉑ 《针灸甲乙经校释》卷六
- ㊳ 《太平御览》卷79引
- ㊴ 《艺文类聚》卷11引
- ㊵ 《开元占经》卷116引
- ㊶ 《白孔六帖》卷94引
- ㊷ 《太平御览》卷83引
- ㊸ 《太平御览》卷87引
- ㊹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
- ㊺ 《崔东壁遗书·古文尚书辨伪》卷2